

◎ 魏绍昌 著

回忆文坛、学界、艺苑乃
至自家往事，
写种种掌故轶闻，发点点
感喟幽想。

逝者如斯

72

山东画报出版社

杂家杂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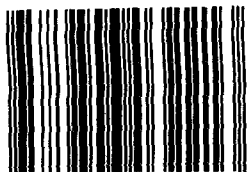
逝者如斯

魏绍昌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ISBN 7-80603-221-5



9 787806 032213 >

书 名 逝者如斯

著 者 魏绍昌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787×1092 毫米)

10.5 印张 49 幅图 159 千字

印 数 1—10000

I S B N 7-80603-221-5/Z · 30

定 价 15.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魏绍昌，浙江上虞五夫人，1922年5月16日生于上海，属狗。求学与工作一直都在上海，在上海作协工作最久，达四十四年。曾出访德、美、日及港、台等地大学讲学。已出版编著约五十种。研究项目中，古典文学偏于“红学”，近代文学偏于晚清小说，现代文学偏于“鸳鸯蝴蝶派”。所著文史随笔多种，取材大多是发生于旧上海十里洋场中的故事。

目 录

- 1 回忆郭老二题
 〔附〕《养猪印谱》编后记
- 13 《少年印刷工》跋
- 22 《家》三题
- 43 《随想录》读后随想
- 53 夏衍同志二三事
- 65 陈荒煤在重庆图书馆的时候

- 73 林语堂爱读的两本通俗小说
- 84 梁实秋和韩菁青的罗曼史
- 116 两记张爱玲
- 125 郑定文的小说
- 132 《阿朗小品》序
- 137 唐大郎逝世周年祭

- 147 三十年代的“美人鱼” 杨秀琼
- 160 《红楼梦》之谜两问
- 172 喜曙油画《林黛玉》
- 177 《海派小说专辑》介绍
- 184 礼拜六小说编选记
- 198 红房四宝十七帖
- 245 上虞家乡风味菜
- 248 《儿女情长》与“胡巾娣现象”
- 257 两个蔡邕的故事
- 263 黄金荣与露兰春
- 284 杜月笙与孟小冬
- 303 甲午同庚千龄会
- 315 谭鑫培的最后一场演出

回忆郭老二题

1946—1947 年在上海

大革命失败，郭老避居日本，是从上海出发的；十年之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郭老回国抗战，又是从上海开始的，所以经过八年抗战，郭老又到上海，上海人民都对他重回故地倍增亲切的感情。郭老是 1946 年 5 月上旬到上海的，我在 5 月 21 日上午去拜访了他，是吉少甫同志陪我去的。那时老吉主持的群益出版社，也从重庆迁移到了上海，有出版全套《郭沫若文集》的计划，我曾把几本郭老过去在泰东、光华、现代等书店出版的早期著作，送给他们备用。当我知道敬仰已久的郭老到了上海，很想见见他。老吉征得郭老的同意，满足了我的要求。当时他住在虹口区溧阳路，是沿马路有木栅门的一座日本式小洋房。我们在楼下会客室坐定，老吉上楼把郭老请

了下来。郭老见了我，先向我表示了赠书的谢意，仔细问了我的姓名，说要写一幅字送给我。因2月10日他在重庆校场口的会场上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我便向他表示了敬意的慰问，并问他受伤的情况。他只说胸部有时还有点隐痛，接着告诉我：刚听到的消息，国民党十万官兵被我们的部队包围起来了。国民党是不中用的，内战是打不久的。其时因不见于立群同志，老吉就问：“于先生哪里去了？”郭老回答：她陪孩子去学校报名了。他随即喟然叹道：“过去我们骂教会学校，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只好往教会学校送。”言下之意，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制度实在腐败不堪，学校成了学店，退而求其次，还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抓功课方面比较好些。我们这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很短，但他精神饱满、和蔼可亲的态度给我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没有再去拜访过他，但在第二年他有两件事我是知道的，一件是曾经自订润格，公开卖字；一件是离开上海去香港的情况。

1947年夏天，郭老因经济上较为拮据，曾对我的同学郭若愚同志（甲骨文研究工作者，当时常去郭老处请教问题）讲起，他的稿费收入不如茅盾同志的多，为了开源，决定公开卖字，于是自订了一份润格，要吉少甫印刷了几十份，又要郭若愚分发给河南中路福州路一带的笺庄店（如九华堂、荣宝斋、朵云

轩、西泠印社等书画社）代为收件。郭若愚取到印成的郭老润格时，曾拿来给了我一份。这份珍贵的“郭沫若鬻字例”，用三十二开报纸铅字排印，字体红色，与当时通行的用宣纸印刷的墨色润格迥然不同，可谓别具风格。当时标价的国币万元相等于人民币一元，定价是相当大众化的。注明的三处收件处除了各家笈扇庄和群益出版社之外，虹口区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就是郭老的住宅，（〇二）六二三四九号就是郭老家里的电话。在当时那样险恶的局势和复杂的环境下，郭老敢于公开自己的住宅和电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这就充分体现了郭老坦率的胸怀和卓越的胆识。郭老因当年 11 月便离开上海，所以在上海卖字不过四个多月时间，这份润格的印数很少，传布有限，所以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了。

当时国民党挑起内战后不断惨败，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了。在 11 月初，叶以群同志将去香港，他把他主持的新群出版社的有些事务委托了我，告诉我说：天快亮了，但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这样的时刻特别要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狗急跳墙，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党为了保护当代文坛两座重镇的安全，必须请郭老、茅公暂时住到香港去。由于他们两位的目标大，决定不坐飞机，而分别乘船走，他们的家属稍后再去。这个陪送任务本来是于伶同志担任

郭沫若寫字例

直幅 紙幅長度每尺國幣八萬元寬度以一尺半為限
 遠此限加倍計值 橫幅同例

對聯 六尺二十四萬元 五尺十八萬元 四尺十五
 萬元 三尺十二萬元 以五七八為限 字
 多或紙長另議

以上兩類紙長過一寸者作一尺計

扇面 每幅十萬元

冊頁 每冊八萬元 以一尺為度遠尺加倍計值

以上四類用金鑲者加倍計值

題簽 名片 每件五萬元

國語 招牌 每字一尺以內三萬元 一尺以外六萬元
 二尺以外十二萬元 逾三尺者另議

題款 每百字三十萬元

寫一題 每件三十萬元

『五二成 外埠寄件加寄費一成

潤金先惠 點品不應 約期取件 期促不應

收件處：

一 上海虹口東馬路一二六九號（郭沫若故居）
 二 上海南京路五七七號（郭沫若故居）
 三 上海南京路五七七號（郭沫若故居）
 電話：（〇二）六二八五號
 電報掛號：（〇二）六二八五號

郭老 1947 年自訂的賣字潤格

的，臨時于伶病倒，便由以群擔任。以群就通過我介紹的一家銀行，開了支票去買了四張船票，二張是 11 月 12 日的，由漫畫家丁聰陪茅公同走；二張是 11 月 14 日的，由以群陪郭老同走。

就在這幾天內，郭若愚來看我，說起他還有事想向郭老請教，我脫口而出：“要去快去，他快走了！”後來郭若愚見過郭老又來告訴我：他問郭老是不是快要離開上海，郭老聽了一驚，推說還沒有最後決定，支吾過去了。但當天郭老把郭若愚借給他的一批有關甲骨文的圖書全部奉還，還替郭若愚叫了一部黃包車裝書，親自送到門口。我听了郭若愚的轉告，頓悔自

己的失言，这样的事情是应该严守机密的，处于那种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即使是对自己的同学，也不该随便泄密，我太缺乏警惕性了，这也说明我当时在政治上是何等的幼稚！郭老的态度，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教育。

关于《养猪印谱》

60年代初期，我编过两本印谱，都是方去疾、吴朴堂、单晓天三位上海篆刻家刻成的，一本是《养猪印谱》，一本是《古巴谚语印谱》。前一本是为了配合大跃进时掀起的养猪高潮；后一本是响应1961年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两本印谱都取材于当时报刊上的新鲜材料。篆刻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艺术，我想推陈出新，利用印章这块“方寸”之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做到古为今用。两本印谱前后编成之时，都寄呈郭老教正，并请他题签作序。郭老收到后，很快就寄来了他写的题签和长篇序诗，对我们的这种尝试性的新作，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和鼓舞。《古巴谚语印谱》收印章四十七颗，已于1964年10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养猪印谱》当初曾在上海博物馆公开展览，得到金石界同志的好评。但它是大跃进的产品，随后由于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养猪方针一度有所改变，当时的出版社要我们加以修改才能印行，



A. 养猪大有学问(单晓天刻)



B. 养猪好处多得很(方去疾刻)



C. 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
(吴朴堂刻)



D. 猪多肥多 肥多粮多 粮多猪多
(方去疾刻)



E. 要肥料靠养猪
(吴朴堂刻)



要猪多靠母猪



养猪印谱

郭沫若题

我认为一改动势必打乱整个结构，比较难办，而且部分印章重刻也颇费时，所以便搁置下来了。不过郭老在1962年初的《人民日报》连载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却把他为《养猪印谱》写的序诗收进札记中去了。在第七十则《讼堂养猪》中，郭老写道：“前年有三印人辑成《养猪印谱》分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宝藏篇，会萃养猪号召，分刻印章一百颗而拓制成谱。索余为序，余因题诗一章，新诗人中有见余诗者，颇嫌不大庄重，实则我乃以极端庄重之态度出之。猪之当被重视，即在今日似亦尚待进一步普及。”这段介绍文字之后附录了序诗原文：“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

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郭老的序诗，就是选用我编写的印文巧妙地连缀成篇的，末尾还有两行题识：“一九六〇年十月八日晨，接阅《养猪印谱》，信笔书此，以粪其首。”

十年动乱之后，令人高兴的是这本冷搁了十七年之久的印谱，据说又可以出版了。1977年5月我们将这个喜讯写信报告郭老，并请他对这本印谱重加审阅。几天之后，郭老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复信说：“正赶上郭老生病住医院，医生嘱近十天左右不让他看东西，但此件我们还是准备让他过一过目，这须待到下月初了。”到7月8日，王廷芳同志又来信告诉我们：“最近趁便请郭老审阅一遍，郭老认为：《养猪印谱》得以出版，很好，‘序诗’照原版刊印即可，因现在手抖，就不另写字了。”当时我们捧读来信，都很兴奋，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是后来使我们感到无比遗憾的，不但是郭老在逝世前没有见到这本印谱的出版，而且直到现在，郭老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这本印谱仍然在难产之中，尚未公诸于世。回想起郭老生前对这本印谱的热情关怀，大力支持，特别在他身患重病之际，还是对我们不断鼓励，继续支持，这些情景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我写到这里，心情感到非常沉重，非常难受。

1981.10

[附]

《养猪印谱》编后记（节录）

1960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三位篆刻家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接着就由我搜集资料编写，他们三人分头篆刻起来，花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养猪印谱》。在篆刻方面，我这三三位朋友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功力，去疾的奔放，朴堂的精严，晓天的雄浑，各有师承，而又各具风格，识者自有公论，我是外行，不想多说，这里主要谈谈我在编辑方面的一些感受。

第一，社论篇。一共选刻了报纸上三十一篇社论的题目。这些题目，恰好概括地阐明了养猪的政策方针，并且对于种苗、猪圈、饲料、喂养、防疫、管理等养猪各方面的重要问题都作了宝贵的指示。我们从党中央的《人民日报》选刻了三篇题目，其余则依据全国二十八个大行政区划的省级报纸各选刻了一篇题目，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北京到西藏，除台湾省尚待

解放外，全国各地普遍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养猪高潮，各地的党政领导对于养猪问题多么关怀。因为所选刻各省报纸的社论题目限于一篇，有许多关于养猪的社论题目便没有选刻，姑且举两个已经割爱的例子：1960年2月23日《北京日报》的社论题目《愿养猪战线红旗如海》，表示了首都人民对养猪事业怀有何等的雄心壮志，多么崇高美丽的理想！1959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的社论题目《坚持穷办法大力发展养猪》，穷办法就是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因陋就简的养猪方针，上海是个富庶的地区，物质条件比较优越，惟其如此，党更需要强调穷养猪，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党贯彻“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伟大精神。

第二，语录篇。关于养猪的谚语很多，我们选刻时坚持了“厚今薄古”的原则。“养猪没巧，圈干食饱”，这两句本来在各地流行颇广，但现在养猪，一定要苦干、实干和巧干结合起来，学科学，闹技术革命，找各种窍门。像浙江一位老妈妈养的母猪一年能产三胎，还能用粗饲料喂出肥猪；上海金山县的一位饲养员在养猪工作中从正面和反面经验中精心探索并掌握了客观规律，取得了七年不死一头猪的显著成绩。这些事实没有巧干行吗？因此“养猪没巧，圈干食饱”是老办法，今天已经不够全面，所以就没有采取。又如过去有两句“农民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